

**ANSWER BOOKLET
LIVRET DE RÉPONSES
CUADERNILLO DE RESPUESTAS**



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
Baccalauréat International
Bachillerato Internacional

4 PAGES / PÁGINAS

Candidate session number: / Numéro de session du candidat : / Número de convocatoria del alumno:

-

Candidate name: / Nom du candidat : / Nombre del alumno:

At the start of each answer to a question, write the question number in the box. / Avant de répondre à une question, veuillez écrire le numéro de la question que vous allez traiter dans la case prévue à cet effet. / Al comienzo de cada respuesta, escriba el número de pregunta en la casilla.



Example
Exemple
Ejemplo

27

Example
Exemple
Ejemplo

3



4

爱情是人类个体与另一个体之间最微妙的联系，是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中亲密关系的直接体现。人生本就是一连串的生与死，死亡便是个体对自己的拷问。因此，爱情与死亡变成了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。但文学作品绝不会只谈及爱情与死亡，文学创作的意义在于构建情感与思想之间的联系。在诗歌和小说中，作家通常运用环境描写和象征的手法，借对于爱情和死亡的描写，表达其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探究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。本文将以《余光中六十年诗选》和自传体的《纽约客》为例，就以上论点进行具体探讨。

“情积于内而发于景”，文学作品中，作者常借用对自然与人文的环境描写，为人物活动提供特定场所，塑造人物形象，借景抒情，从而进一步深化主题，表达生命哲思。在诗歌《生石·当渡船解缆》中，余光中这样描写“我”和“你”在渡口分离的场景，“渡船解缆，风笛催离”，诗作以风笛的声音，以声衬静，表现分离时环境的清冷、静谧；诗人只用一个“催”字，精炼地风笛拟人化，表达了分离在即，难舍难分之情，渲染了全诗悲凉的氛围。两个诗节的结尾，“在荒荒的渡头看我渐渐地离岸/水阔，天长”和“在荒荒的渡头/看你渐渐地靠岸/水尽，天回”互相呼应，突出了“茫茫”和“荒荒”的渡头这个暗喻死亡的主要场景。此外，“水阔，天长”和“水尽，天回”对称工整，展现了诗歌格律美，也体现了诗歌复古的写作特点。两组诗句前后呼应，形成一去一来，一送一接，离岸靠岸的完整对接。诗人巧妙地把生离死别的过程隐喻为此岸和彼岸，以“看我渐渐地离岸”和“看你渐渐地靠岸”，反复再现夫妇彼此的“苦苦守候”，字里行间无处不流露由此生到下世的守候和深情。诗人精心地选用“渡头”为场景，以此刻的离情转化为即使生死离别也不会消逝的，永恒的感情。诗作不仅借



- 2 -

年老夫妇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带出了跨越时空的爱,还带出了以爱坦然面对生死的人生观,使“爱”有了哲思。

《洗石》中的夫妻之情,温润如玉,而又哀淡如水墨。在白先勇的短篇小说“Tea for two”中,他以充满怜悯的笔触,描写一群生活在美国的,“亚裔的‘欢乐族’”的恋爱故事,作品以“欢乐吧”作为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,“欢乐吧”的客人来自“日裔、韩裔、泰国裔、菲律宾裔”,还有“欢乐族”子孙,可见它接纳各种族裔和性别的结合,以及爱是可以跨越各种界线的主题。此外,作品还运用了不少环境描写,如“酒吧的装饰一律古色古香,四周的墙壁都镶嵌上了沉重的桃花心木”“对“Tea for two”没有抽其料,也从不放硬摇滚”,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,把这个“东方遇见西方”的“最佳欢乐地”塑造得格外有情调和品味,以此隐喻大伟和东尼,“我和安弟等人的爱情关系是美好而殉情的”。为了更突出这一点,作品还运用了对比的手法,把酒吧的环境进行前后对比。作品以叙事者“罗”五年故地重游,发现酒吧充满“震耳欲聋的硬摇滚”,“音量好像洪水破闸而出”。作品运用了夸张和明喻的手法,以“洪水破闸”表现过去的优雅被低俗淫秽彻底摧毁,它同时也表现了当时“欢乐族”面对着如洪水猛兽的艾滋病,难以招架,被迫自杀,以捍卫最后的尊严的坚强。白先勇通过描写同性恋者的爱情悲剧,表达作者对于跨越性别、死亡、种族和阶级的生命的重新诠释与思考。

由以上的作品可见,余光中和白先勇都通过精心选用的场景,集中呈现他们对爱和死亡的思考。余光中的诗作,篇幅短小,虽然对场景的描写不多,但叠字的运用有助渲染场景的哀而不伤的气氛。白先勇则作用小说的叙述特点,对不同时空的场景反复描写,并运用了对比的手法,突出今昔变化,呈现了另一种因为有爱而无惧生死的坚强。

除了场景,象征手法的运用也常见于文学作品。象征是将哲思、价值观等抽象的道理具象化。余光中和白先勇都曾经在作品中以音乐为象征表现死亡或爱情。在余光中“听钢琴有心”中,诗人将听钢琴联想成一段“向深林的深处缓缓独行”的林间自勺旋旅途,诗先以“曲折的幽径”、“暗处的水声”、“一阵清香”这些视觉、听觉及嗅觉的意象,表现与音乐的轻柔和缓和。再以“忽然”、“霍地”等副词烘托回



04AX02

- 3 -

头看到“踉跄的这棵巨树”，以及“发狂地奔过，在一座小十字架上前面俯伏”收结全诗。这里“巨树”的意象承接“水声”“涛声”而来，表现了琴音由小到大，再以“小十字架”表达“停止”。全诗以自然界的意象把琴声形象化，以表现生命力的不同状态、起伏变化和休止。诗作以钢琴象征了生命的过程和结束的必然，表达了虽然生命有限，死亡有时，但它的历程还是留在了后人“我”的回忆中，没有消失，可见生命的承传是超越时空的。

同样是以音乐作为象征，在白先勇的《夜曲》中，“夜曲”是作为行文的线索，象征着吴振铎的追求与理想。在小说中，“夜曲”出现了四次，第一次是吴振铎“那么莫名其妙地迷恋着弹肖邦夜曲的那个女孩子”；第二次是萧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，他早该忘却如何弹奏了”；第三次是吴振铎回忆起“肖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，汨汨地流到街上来，涌进了那漆黑的夜色里。”；最后一次是“他突然又想到那个仲夏夜里，另某弹着肖邦夜曲，窗中映着白侧影出来。”吴振铎追求着弹奏“夜曲”的另某，但又不敢追随另某回国求国。作品以“夜曲”借代另某，并象征另某敢于放下美国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的救国勇气。可是，吴振铎空有“追求”的理想，而没有实践的勇气，作品通过“夜曲”，以吴振铎追求爱情上被动，表现了他追求理想的踌躇和软弱，表达了作者对青年人空有理想而未能付诸行动的遗憾之情。

总而言之，虽然诗歌和小说的文体特征和表现手法不完全相同，但是诗人和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对爱情和死亡的描写，表达的对于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是相似的。



04AX03